



贈序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矜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舍序。

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頗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文三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箒，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機應於心。故物不膠於心。不挫于氣。于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爲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矣。堯舜淡然者也。以是爲道。其道淺矣。以是爲技。其術粗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葢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而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

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

文三

四

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惟。鳥。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于。遠。近。民。俗。旣。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與。瀕。海。之。饒。固。加。于。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于。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榮。寵。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縱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宕生動飛揚曲

盡行文之妙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
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
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
旦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
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蓋鳴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
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註以
循與也又見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
召南詩箋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
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
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文三十一

五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
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
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
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
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
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朝進
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
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

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袞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
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
灌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
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
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
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
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
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
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
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宇然後可告以出
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
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二云逃空虛者聞
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

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尙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尙書鄭公爲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

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在左右雜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梳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右字爲何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梳本誤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向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兼按此當從梳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連在左二字則眞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左無害事之矢亦在右右雜佩弓鞞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尚書序

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弓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文三十一

九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頃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穢知沿而不止嗚呼其

可量也哉。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文三

十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于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甯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謠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謠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

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官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譟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

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意含滑稽而文特嫵姚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畱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于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

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換字見薛宣傳吾族子重華適

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隲之宜

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輪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

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甯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文三十一

五

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畱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舉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也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

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唯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今爲郎于都官也又事相公于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士獲重語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甯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于

其行日公司徒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
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
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
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
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
風與乘閒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
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
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
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賦詩以道其行乎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文三

七

合河蕭氏
耐粹家訓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深心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

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而爲死則同

文三

二

一歸于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無所不獲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十四篇其人不

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于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

文三

三

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于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于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于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于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

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勛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伯父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賈昇朝包

極吳奎皆相繼被劾周君想亦迫進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釋議文內鄉射字疑說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所黃者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釋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間矣

茅順甫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于朝廷時節之賜與摯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

文三

四

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歉然于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于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日：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合乎俗，此余所以困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于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合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簞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

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輿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以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

安將奉其大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于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蘇明允送石昌言爲比使引。

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響中竅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夫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

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竊按此明允留襟陋富處昌黎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于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于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于夷狄請

以爲贈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蓄滄溟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

文三十一

八

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繁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欲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竊按此段形容水處極工措太襲子虛上林耳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交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誦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大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

文三十一

九

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羣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

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之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斂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稅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鉅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于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

文三

士

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于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見余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于余亦以余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于余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萎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于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

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于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適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言亦無出于此矣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

卷五

二

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于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塊偏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于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

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疇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

湖湘恭視顯陵付以雷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踴躍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于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美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甯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

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元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助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牽鄉人子弟釋菜于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于第畱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權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于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女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子因二君

文三十三

四

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各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子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于耕而不耕者亦無害于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于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于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于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于宇宙之間而特形于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于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于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武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皇豈遠也哉冉有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再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于禮樂其弊必至于聚斂子游能以弦歌試于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于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余爲二石之說余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于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

失其常德而復歸于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于人常有加于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于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于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于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于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于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甯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

文三十一

六

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于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于所生哉抑此乃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于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于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簞林南歸序

予與簞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簞林家金壇予居江甯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簞林赴公車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簞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詠史苟若無

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予曰君縱忘此地爲園土身負死刑柰芻觀者姍笑何然籊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畏嘗磬而閉所欲言也予出獄編旗籍厲居海澱籊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澱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籊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籊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籊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籊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生平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泉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于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程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因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子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于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曠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

之人質質然適於鬱棲坑垤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接之不克而從而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吾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于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壽張頗僻背于中庸之言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子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于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臬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予之文次焉予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甯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予言予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

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味爽盥沐質明而泣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甯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放奔走淮水之南迺畚迺築共

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充之泃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泃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劉才甫送沈某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旣久而猶不欲歸滄澗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爲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

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于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旣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儻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

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
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
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
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
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
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
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
慚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
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
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
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
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
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卷三

十一

合河爾氏
刻粹家譜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異日韓王納地效靈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高帝入關告諭

卷之十四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

文三十四

二

皇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文帝元年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稟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

文三函

三

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正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誣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文帝二年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合至其悉思朕

三志

四

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以啓告朕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虛淺遺朕書曰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

錦二十匹赤綈緣繪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犬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耶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
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
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
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驪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
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
敵之國仲馮疑鄰字有脫字竊意衍使字匈奴處北地寒
言與爲鄰國是以相郵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驪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喚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
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害並至而能亡爲非
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疆母孱弱衆母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
百姓侵牟萬民懸丞長吏也好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
二千石各修其職不專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卷十四

七

合河爾氏
耐粹家韻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文三十五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蕃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父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

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吐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帥薰鬻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母作怨母作棐德母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微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蕃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救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

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否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聖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蓄除害。耘耜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卷五十五

三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畱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文王五

四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振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湯延壽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
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
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
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
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
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
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
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
時不如息人

文五

五

合河爾氏
河輝家訓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義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

卷六

一

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于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悔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
意毋忽

韓退之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湖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
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罔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
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
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
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
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
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
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
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豕鹿麀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
安甯爲鱷魚低首下心佻佻睨睨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
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
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
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
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
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
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
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胤披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紀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
昌黎業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相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

卷三十七

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畜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于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于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專上盡大臣之

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人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

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濬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

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

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闔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于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大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

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大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圻者王承福傳。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忘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卷三七

五

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噫吾操鏹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在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

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
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
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
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旨拔
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旨一動其心
以畜其妻子其有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
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
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何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
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
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
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
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更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助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餼糴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

卷七

七

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動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

家中進士甲科守大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于學鄧州有僧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

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詩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籍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椀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葢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于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四人皆以才稱于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日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具本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卷三十七

九

合河爾氏
家燁家燁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鑒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飾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賈論者以爲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于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甯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嘆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

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輒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墮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熨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

卷六

二

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襲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甯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甯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甯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叩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甯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

而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絕筭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以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

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于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甯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

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岷地益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權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諸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

公踈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諒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而公不

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余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鄉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

卷三

五

首輒淚下。鄉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自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歸熙甫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與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海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

文天

六

憐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與歸熙甫陶節婦傳。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爲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于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

嚼冰雪也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

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踰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則可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哀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嫗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

文三六

七

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固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于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剝。今有薛家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

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恆于壽考貴富康甯而于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俯首竊淚下閤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隣世通游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于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余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卷六

八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柰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爲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

蓋出于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
州嘉定學官

贊曰子嘗從章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會處及廬山
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章夫人之節然先生
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
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
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
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
數輩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
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
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

卷六

九

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
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有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
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
十里由千墩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
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尙簡實與人媾媾說村中語
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絲入城則緝
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
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
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間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
中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極楚皆不忍有
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
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
兄輒畱有光意戀戀不得畱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

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臬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

卷三十六

十

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畊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風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亟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合殮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

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臬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閏六月又死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

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稜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冝窮竟其學曰吾以

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輦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曉曉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甯翁隨至建甯官解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床褥而孝子

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洩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隣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隣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成墳卽

墳傷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
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日
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
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
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
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
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
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
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
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

三

三

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
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
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
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
遇之終身無間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
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
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
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
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居多汝年及長則必
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
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從塾師在
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
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

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會撲責
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
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韓退之毛穎傳附。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
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
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世傳當殷時居中
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醜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
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醜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
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
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
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

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
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
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
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
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
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
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
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
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
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

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卷二十八

五

合河蕭氏
耐輝家訓

